

愚公精神的当代传奇(一)

郑晋鸣

《愚公移山》，写的是一份深切的期盼。如今一群人用行动将期盼化为现实，续写了愚公精神的当代传奇。

下庄之梦：一个走出大山、惠及子孙的梦想

人类不能没有梦想，就像不能没有太阳。一旦胸怀梦想，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太阳。而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个有梦想的民族。下庄人，用血汗之躯向大山宣战，只为圆一个世代的梦想。

20世纪90年代，大山里的老百姓脱贫，往往“靠着山脚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而在巫山县小三峡的深处，有一群人，他们怀揣走出大山、造福后代的梦想，开始用双手双脚在海拔11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天路。

他们是下庄人，也是当代愚公。

翻越两座山头，沿着悬崖边上的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下庄村。初至此，俨然到了一口“天井”之中，四周高山绝壁合围。村主任毛相林告诉记者，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1100多米，而“井底”直径1.3公里，井口直径不到10公里。过去，全村4个社、96户人家、397人居住在“井底”。而连接外界的唯一一条“路”，是近70度山体上的

三个大台阶和108道“之字拐”。村民们去巫山县城，要经由逼仄的古道翻越悬崖，一来一回至少4天。

凶险的地形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禁锢在了山底。下庄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山沟沟里，仿佛被世界遗忘，被时代遗弃了，贫穷在心底焦灼。“山里的水果成熟了却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大量的药材无法销售出去，只能烧了火；成群的猪羊赶不出山，生了急病的村民抬到半路就咽了气；山外的姑娘打死也不往山里嫁，男人们只能打光棍……”毛相林说，许多人从生到死都没能走出大山一步。

外面的世界明明那么近，只隔着这一座山，外面的世界却又那么远，只有耳闻，从未目见。下庄人做梦都想看看山外的天空。

1997年，时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在县里干部班培训时，看到了过去封闭落后的邻村，如今家家电灯亮、户户电视唱、幢幢洋楼起，路上汽车忙的景象，被深深地刺激了。难道下庄村注定要与世隔绝吗？难道下庄人要一辈子困在这“井底”穷下去吗？培训回来，毛相林坐在“井口”之上，望着远处的苍穹，不停地问自己。

这个被称为“毛矮子”的小个子男人，回想起当年入党的誓言：我誓死忠于党忠于人民！“我用什么为人民办事？忠于党又能

党做些什么？”来自内心深处的发问，让毛相林起了一个念头——修路。

“我毛矮子虽然个头小，却不是无能之辈，我要修路，再难也要修，抠也要为子孙后代抠出一条路来！”中气十足的呐喊在山间回响，激荡起向贫穷和闭塞宣战的决心和勇气。

下庄村不是没有修过路，却一直没能修成。毛相林的想法在村民中引发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他便和驻村干部方世才一遍遍跟村民磨嘴皮算细账，“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如能前进一丈，绝不后退一尺。我们修不完还有儿子，儿子修不完还有孙子，总有能修完的一天。”

村民们渐渐动了心。“修吧！”“我同意修！”“我也支持修！”……乡亲们纷纷高举手臂，一场征服自然挖掉穷根的战斗，就在这些青筋暴突的庄稼汉手中，打响了。

这是愚公移山般的坚定与决绝。愚公感动“操蛇之神”和“天帝”而得助，而下庄人靠着自己的双手和身体，扑向大山，攀上万丈悬崖，向天要路。

(未完待续)



洒却热血换碧涛

——电影《开山人》观后感

刘红梅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虚构的电影，那么你错了；如果你知道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么我错了。

下庄，真实存在；开山修路的人们，真实存在；“天井”一般四壁冲天悬崖，真实存在；为了一条通向外界的路历经艰险洒下鲜血奉上生命，也真实存在。电影《开山人》，将这种真实，保留了下来。这使得整部电影有了熠熠生辉的灵魂，使得作品里每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都因为有了骨架的支撑而顶天立地。

反映生活的真实，又高于生活的真实，是艺术作品的使命。《开山人》不负众望，诚实地又艺术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下庄人出外求学和向外求医的艰难，被如实还原。那绝壁上的羊肠道，一脚踏上去便是将自己完整的躯体或者鲜活的生命交给了未知的命运。当人们抬着茂才临盆的妻子攀上悬崖的时候，下着的雨，湿滑的路，抓在岩石上抓也抓不住的手，踩在摇摇欲坠的石头上一滑三滑，每一个场景，都让所有观众的心，提在嗓门眼儿上悠来荡去，不时地，传出抑制不住的轻轻的惊呼声。这场景，就是曾经的下庄人所真正经历过的场景。

面临是否修路的选择，人们的犹豫，是真实的。影片将这种犹豫细致精准地表现出来。面对村支书和助理提出的修路的倡议，人们或茫然或瑟缩的表情，将一种久经苦难已习惯了苦难不相信可以改变的茫然，或一种被苦难折磨太久对再加深加重哪怕那么一点点苦难的害怕，真切而深刻地展现在镜头中。还有那参差不齐举出的拳头。当十四岁的女孩莉莉率先举手之后，人们迟疑地，缓缓地，举出自己的拳头。这时，影片采用了伸缩交替的镜头，时而特写，时而全景，营造出一种层层叠推行的氛围，使人们多层次的极为复杂的心里，得以直观呈现。这与当下下庄人们的真实心里，尽相吻合。犹豫，是因为艰难，因为害怕。

悬崖上钻一个一个炮眼放炮，男男女女在山上吃住，裹着薄薄的破烂的被子在冬日的风雪里瑟瑟发抖，都是真实再现。影片还没有展现出来的是，在悬崖半壁凿岩钻洞的人，是装在筐筐里吊着操作的，睡在山上的人睡梦中伸手一抓会抓一条冻僵的蛇在手中……真实的苦难催动战胜苦难的斗志，苦难愈深重，斗志愈昂扬。

这种斗志在领头人身上流动贯通，在明知性命注定依然勇赴险境的修路人里闪耀，在肉裂骨断遍体鳞伤依然坚持不放弃的朴实乡村人骨血中生辉，在眼睁睁看着鲜活生命的性命猝然消失在乱石下山崖底依然咬牙坚持的勇者的光辉里缭绕，在痛爱子依然颤颤巍巍地说“路要修下去”的八十岁老父亲的大义

中焕然璀璨。

《开山人》，诠释了这种斗志，歌颂了这种斗志，宣扬了这种斗志。

歌颂与宣扬，以艺术的方式，传播更远，感人更深，流传更久。

层叠推陈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将影片主题渲染得感人浪潮汹涌澎湃。“双雄对垒”情节，同样是对村子和乡亲的热爱，黄祥基爱得轻巧爱得直接爱在眼前，而毛永福爱得厚重爱得委婉爱得深远。“对垒”之下，必然选择的，是长远而深厚的爱，哪怕这意味着同时也就选择了无限度的艰辛，和不可知的风险。但是，只有选择后者，才显搏击精神的可贵，才展山中大山般品性的坚韧。也才有，开山人精神的流传。

“对垒”消散，黄祥基的回归，是对选择最好的印证。化干戈为玉帛的两人，历险境携手同行，危险中打趣安慰，生死抉择时将生之希望推及他人，男人的胸襟气度，人性的光辉美好，展露无遗。

除了“双雄”之外，每一个冲突交织的漩涡里，人性最美的光辉也处处灿烂闪耀。茂才死后，没有棺材安葬，耄耋之年的老人，拄着拐杖，叫人抬着自己的棺材送到灵堂；倔强硬汉毛永福面朝作出如此壮举的老人缓缓下跪；吃百家饭长大的有才，原本嬉皮赖脸没有荣辱之心，不具共情之能，却在茂才死后大放悲声；善良的本性，铁骨里的柔情，情感世界的回温，无不令人动容，无不强烈震撼观众的内心。

以象征的手法表现温暖与希望，是影片打动人心的又一秘技。清晨，苦闷焦躁的毛福林，站在悬崖顶端，面对人们千辛万苦修出的两段铺位的毛胚路，冥思苦想破解之法，突然，明丽的阳光“刷”地铺射过来，将毛永福脸上和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观众的心也一下子亮堂起来，希望在心中，希望在眼前。

将象征希望的火苗与学生巧妙嫁接，是影片寓意象于深邃更高明的展现。主人公打火点烟，当红亮的火苗随着“啪”的声响跳动而出的时候，镜头马上切换到四个整齐排列着行礼致敬的升旗的小学生身上，人们看到的，就是生生不息的希望啊。

质朴又执着，不畏艰难，置生死于身外，前赴后继开山修路的下庄人，他们是精神的战士。《开山人》，是这群精神战士的丰碑。

五丁开山，是个神话，“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而下庄人开山，却是真实真实的故事。是山开石落勇者胜，然后崖壁横出过坦途。所以，下庄人，也是奇迹的创造者。

电影《开山人》，见证了这奇迹，记录了这奇迹，传播着这奇迹。片名定为《开山人》，我想，是源于这奇迹吧！



《官渡烟云》

卢先庆 / 摄



寻找一条小河

李能敦

曾经有几天，我老在地图上找一条河。纸版地图上当然不会有，我看都不去看。我是在手机和电脑上搜电子地图，没找到它。又用卫星地图，什么earth 地球、奥维、天眼等，有几个还是注册用户，应该能看得很清晰了……终于找到那么几条，觉得像，但不能肯定是不是我要找的那条小河。反正这些卫星地图上都没有标它的名字。

它叫坛子孔河，是清江的一条支流。

我怀疑，它也许更应该称为溪。

在艳子二舅居住的那个地方，有一条河，称大河。它有多大呢？不发水的时候，挽起裤脚就可以过河。这是它的常态。当然到了夏天发水了，原本空荡荡的一二十丈宽的河道全是水，洪水奔腾，浊浪排空，看着都怕，每年都要打几个人或是牲口走，这是真的大河了。但一年到头，发水的时候，吓人的时候，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还是温和可亲的。所以，作为大江的支流，作为长江的二级或三级支流，二舅们眼中的大河实在不过是一条小河。

坛子孔河多半也是这样，是河两岸的人把名字叫大了。

把居住地的东西往大里叫，不管是不是主观故意，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建始县的文友余明照兄的一本小说——《坛子孔河》，因为明照兄对坛子孔河的深情，我对那条鄂西大山里的小溪或是小河产生了兴趣。这

正像听闻别人描述一位美女，免不了生出亲访闺阁、一睹芳容的愿望。

“坛子孔河，我亲爱的母亲河口！”在书中，这些直抒胸臆的告白不少。它们像坛子孔河的河水流淌，形成了小说那种温柔的、带着忧伤诉说的音调，确如那首英文歌曲《speak softly love》的音调。

《坛子孔河》算是一个散文体小说。情节大体有一个线性发展，从红布包开始，到红布包结束，然而并不明朗，总体上可以说是打破的，是断续的。作者的重点，与其说是讲故事，毋宁说是采取散点透视的方法，瞄准烟

锅子书记、秀才、大姑娘这些生活在坛子孔河西山坡、鹿角坡的每一个人，刻画他们的形象，揭示他们的命运。他们每一个，一出场都是主角，都是中心。由他们各自拥有的那一小块居住地，由他们相互之间的勾连、碰撞的各种关系，由覆盖于他们头顶的那个特殊的时代的灰色、暗淡的云块……共同构成坛子孔河沿岸的天地，构成这方天地里的历史性的原生态生存图像。

烟锅子书记，作为村里威权的第一代表，算得能干人，最后被免掉职务，精神失常，晚景落魄，多么凄凉；秀才，几经失落，终于考取中师，应验了算命先生“吃公家饭”的预言；

冬儿，夭折了她纯真而热烈的爱恋，屈服于种田人的命运，继续在坛子孔河谷底延续祖辈平凡的生活；大姑娘，她有大胆的情爱，也有豁

达的胸怀，在侄儿连长接班吃公家饭之后，她无所怨艾，坦然委身于魏吧塔嘴；

憨老头，刚直不阿的守林人，爱着那一棵棵树木，像爱着他梦中的媳妇子一样，最后为豹子咬死；

马老六，被干部催收上交提留，不堪脱裤之辱，自杀身亡；

马娃子的妻子彩霞，自杀以证清白；

马娃子呢，父亲自杀了，妻子自杀了，也在扫黄行动中，作为犯罪嫌疑人，他也死了，死在自家平房里；

……

这些鲜活的人物，带着各自鲜明的个性，站在坛子孔河的沿岸，向着他们共同的母亲河，深情倾诉：

“坛子孔河啊，我亲爱的母亲河口……”作者怀着悲悯体察每一个人，包括对于较多恶性的烟锅子书记。她贪污公款，毫无诚信，自己借了村里的八元五角钱，不还不说还不认账，不认账不说还诬陷他人、嫁祸他人；她不守妇道，趋炎附势，私通上位领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钦慕自己的会计则狠下毒手，导致会计摔下悬崖，会计是死是活她不管不顾，跑回家安然睡大觉……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较少人性的人物，在她被免职，精神失常，生活落魄之后，作者仍然怀以温柔笔调，叙述绝大多数村人对她的宽恕，不管她到哪家，她要吃饭，都给她吃，留她吃。烟锅子书记的恶，一定程度是属于那



神女峰

何国辉

你
一站千年
任凭凡夫俗子
把你的佳话当做笑话
霞光又一次披在肩上
如同绛罗绸缎
亭亭玉立的你
何不喊一声稍公
稍停
带你走向人间

真想捧着你的脸庞
看看巫山云雨镌刻在你脸上的风霜
脸颊
是否有泪痕的痕迹
真想牵你的手
带着你的传说
向稍公挥挥手
对悬崖说声再见

我愿做一桡夫子
在你身下
江面千年守候
直到
你下凡人间

(作者介绍:何国辉,巫山人,下岗职工,喜品读文字,好写写画画。)



神女峰

